

故乡窑洞上方的土崖边,生着些迎春花。

初春时节,乍暖还寒,放眼四野,仍一片萧瑟。迎春花的万千纤枝,已悄然泛绿。绿意先还淡淡的,轻烟般缭绕,似有还无,眨眼功夫,便又熟了好几成。走近细看,会发现枝条上萌生出无数暗红的花蕾,细密、娇小,透着丝丝的羞怯。

那些花蕾卯足了劲,潜滋暗长。不消几天,都变成了憨厚调皮的村娃,鼓着小拳头,想要隐藏什么似的,又哪里隐藏得住。微风拂过,手指掀开,捂藏的秘密就给人看见了。于是,它们干脆张开嘴,小喇叭般传唱着春天的讯息。灿烂的金黄,不可遏止地在崖头上铺陈绽放开来。

迎春花开了,我们这帮小孩也开始欢呼雀跃起来。脱去厚厚的棉袄,全身立时轻盈许多。到崖边去折几把挂满金花的枝

迎春花儿开

文/马继远

条,插入灌水的玻璃瓶,小心翼翼安放在家,立马照得灰暗的窑洞亮堂了许多。孩子们还把枝条编成花帽戴在头上,踏着春光,迎着春风,在崖路上奔跑。孩子们折花取乐的举动,往往会引来大人的呵斥。那时候,村人都还住在窑洞里。窑洞上方,一绺儿植埋了这种被喊作“荆梢”的植物。当时,大概也不会有人知道它有“迎春花”这么个好听的名字。我们对大人的呵斥很是不解:折几枝野生的荆梢花,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是懂事地点点头,表示不再乱折荆梢花玩了。之后在我们不经意间,那些花儿也凋谢了。枝条上生满细密的小叶,墨绿而茂盛。葱郁的枝叶下,栖息着大群的麻雀,原来,它们也需要荆梢花来遮风挡雨。

小时候的我们,总是少记性。迎春花再开时,我们早把大伯的叮嘱忘掉了,照样折取花枝

来玩。我们也曾仔细查看,发现昔年折花的“恶行”并未在花丛中留下什么伤痕。有迎春花相伴的春天,总是阳光灿烂。

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村人渐次搬出窑洞,住进了新盖的平房。窑洞没有人住,便没了精神和魂魄,很快破败坍塌,这是崖头上的迎春花无法阻挡的。甚至,那些茂盛的迎春花,也被深埋进了坍塌的黄土里,彻底消亡。

又到了迎春花开放的时节。睡梦里,我经常看见一只迁徙归来的燕子,在故乡窑洞的废墟上空徘徊,似乎,它也在寻觅着过往那片盛开的迎春花。

有风掠过我们的双肩

诗/明晓东

有风掠过的时候 我们坐在河边看着星星 那些闪亮的星星眨着眼睛 多么像是 童年的时候 我们在谷堆上方找下的一枝青杏 酸酸甜甜的记忆 在许多年以后 依然让我们流出了童年的渴望

而现在 已经是午夜时分 我们依旧在河边与石头相对峙 石头沉默 我们亦无语 远处的村庄隐约传来几声犬吠 脚下的流水 就这样 带走我们多少时光

我们似乎都在等待什么 我只希望在回家的路上 你会突然明白 只要有灯光亮起 我们的夜晚依旧温暖 只要有风掠过我们的双肩 就证明 我们还在这个世界上平安地活着 这些就已足够 足够我们 一生一世的相守

渔舟唱晚

文/杨晖

谁的琴弦拨动江的两岸,抑扬顿挫婉转了江水曲线。千古的乐音回荡百转,荡漾起涟漪千层。夕阳倚在青山的肩,扬帆点点。谁家少年俊逸清爽,独立船头,一曲横笛,暮色中飞扬。谁家有女初长成,江上风韵,筝前端坐,指落琴弦鸣。悠扬的笛声挽留了夕阳黄昏,错落的弦音舞起两岸垂柳。

暮色四合,江枫无言,入巢的鸟儿梦中呓语。月光如练,渔舟泊岸而眠。

把酒畅饮,对影成双。一曲高歌独钓一江水。白日撒网的洒脱一饮而尽,傍晚泊岸的淡然对月低吟。何必在意鱼竿上谁的餐桌,何必计较美味充实了谁的胃囊。撒网的释然谁人能比,收获的喜悦不求人共享。

邀月对饮,遥想当年。 屈子怀石投江的刹那,可曾知晓千年以后的渔舟唱晚。龙舟的鼓吹震天亦难唤醒沉睡春秋,木桨的拍水激情可否焕发昂扬斗志。 沔阳江头的客人是否依旧悲苦离别,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琵琶为谁奏起,可曾看见那泊岸的渔舟,附和着节拍在暮色中冥思摇曳。

凝望远处花船,人影绰绰,觥筹交错。华丽的灯影忽明忽暗,啾啾的杂音若隐若现。然而,那喧嚣的场面,华丽的霓裳,永远体悟不到泊岸的静谧;那嘈杂的乐音,堕落的倩影,永远聆听不到淡泊的轻盈;那奢侈的贪念,利益的角逐,永远感受不到淡然的超脱。人生几何,何必拥有太多。正如鱼味再鲜美,也无法超越捕鱼的愉悦。

富贵奢念皆如闲云过目,不曾留下丝毫痕迹;名利浮华犹如雁渡寒潭,不曾留下丝毫叹息。唯有这千古绝唱跨越时空,依然萦绕江面,在月色中伴渔舟不眠。

乡村社戏

文/何玉钰

乡村的正月,是闲月。太阳暖融融的,化开了人们所有的烦恼,老老少少,脸上都开着灿烂的花,互相说着祝福的话语。

戏班子悄悄进了村,不用贴海报,不用敲锣,家家户户都乐坏了。戏台还在搭建,演员们还未上妆。早早地,就有性急的老太太向戏班讨个热乎乎,颤颤巍巍地驮着藤椅,一脸喜气地去占座位。戏台的正下方,是看戏的黄金地段,看得真切,看得明白,每个爱戏的人都喜欢,但只有早到的人才能抢到。

天擦黑,鞭炮声震得发颤,小孩子夸张地捂着耳朵,东奔西跑。这似乎是一种召唤,听到鞭炮声,人们呼朋引伴地陆续赶来。只见乐师在台上拉得摇头晃脑,很是陶醉自得,乐器锣鼓梆子也热热闹闹地响起来,这叫敲头场。大家知道:一会戏剧就算正式开始了。

演的通常是越剧,大多是老戏,《五女拜寿》大概是演出频率最高的了。只要演员是一张嘴,后面的词大致就能知道,对剧情更是了如指掌。老人们却百看不厌,仰着脸,张着没牙的嘴,脸上笑眯眯地,看得入神。

“姑娘,姑娘啊!请姑娘放心喝下这暖肚汤,这里是南京城外邵家庄。只为我兄长赶考无音讯,奉天命打听京报上街坊……”《何文秀哭牌算命》这段熟悉的唱词,老人们都能唱,有板有眼,有声有调的。全是老戏迷了,唱段戏,小菜一碟。

戏台周围像小小的集市,货物就摆在架子上,旁边绑根竹竿,上边悬个充电筒,一摆一摆的,很大很亮的一束光,对孩子们充满了诱惑。棉花糖、冰糖葫芦、青皮甘蔗,馋得小孩拉住大人的衣角不放;墙边架着锅,有人炸臭豆腐,炸年糕,烤羊肉串,烤香肠,空气里飘散着刺鼻的油烟;卖氢气的,卖萤火虫的,生意很是红火,他们手上拿着的样品,就是最好的宣传广告……人们挤进挤出,招呼客人的,寻找孩子的,年轻人打情骂俏的,喊叫声此起彼伏,热热闹闹的一个世界。

爱美者如我,最感兴趣的还是演员的服装和造型。丑角们踩着碎碎的莲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娇羞。说话慢声细气,如黄鹂啾啾。甩一甩长长的水袖,婉婉伸出兰花指,脆生生叫一声:“相公!”说不尽的妩媚,道不完的韵味。

散戏了,大家成群结队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兴味盎然地谈论着戏中人物的好坏,演员唱腔的优劣,说着说着又扯到家长里短,今年的收成,开春的耕种。

戏里戏外,全是期望,满是欢喜!

山梅

文/欧阳冰云

记录美的瞬间

李春兰 摄

山梅,是我认识的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

山梅好客,远客近客,都笑脸相迎。一杯清香的谷雨茶,萝卜白菜、山珍野味,山梅总是给人意外的惊喜,把一个普通农家人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我和山梅很投缘,陪她上山打柴,她一弯腰采了好几个蘑菇,我跟在她身后,恨不得跪着寻找,却什么也没找到。那些野蘑菇,好像认识山梅,山梅也好像能闻到它们的味道,有感应似的,顺手就采到了。半山腰上,有几株野菜梨树,还有几株猕猴桃树。山梅用扁担分开山上的茅草,娴熟地往山上爬,不一会儿转回来,兜里果然采了许多野猕猴桃和梨。猕猴桃甜甜甜甜的,梨有点酸涩。尝了几口就胃口大开,一饱口福。山梅打着柴走在前面,我提着她的蘑菇和野果,心想做一个山梅这样的山里人,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

路上,山梅说,山上还有毛楂、蕨菜,都很好吃。冬天的时候,到处是山笋,挖起来也不费劲。村子里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老年人又不上山,山上茅草太深了,上山得小心点,常常被山鸡和野兔惊吓,更可怕的是野猪,遇见了可要快速躲开。

山梅是个勤快的人。种田种地,还种了许多菜。山梅的菜园子,在村子的一隅。萝卜、白菜、莴笋、大蒜、芹菜……山梅说,庄稼人,不缺吃的。山梅把萝卜切成片、切成丝,晾晒在院子里,她说冬天的时候,烧火锅特别好吃。她还晒了红薯干、豇豆干、藤菜干……山梅是个会泡菜的行家,她腌制的辣椒、豇豆、萝卜都好吃,酸酸的,脆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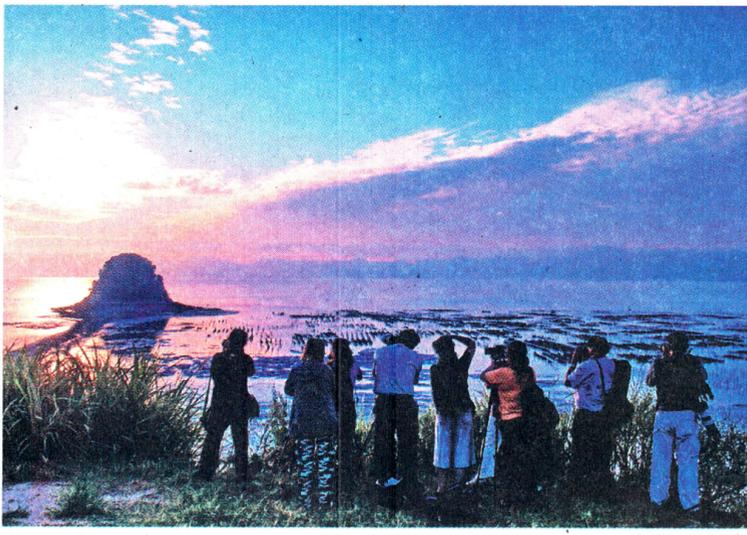
大山好像在一次又一次地复制,就像我们出了隧道,又进入了下一个隧道。

我们在光与影的陪伴下行进,谈论着昔日蜀道难的故事,赞叹着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然而,又有谁知道,秦岭为人类的发展,无私奉献了主动让道,才使我们有了今天的穿越,这不正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本能所在吗?

笔直的游道修到放生湖便无路了,这放生湖是此山溪中的一个深潭,山上的水沿石壁并流,行走在此,如在梦幻中。槐海中的溪水清澈而泛着翠绿,如琼浆玉液,那溪边的石头洁白而显灰白,看起来比放生湖里的水和石漂亮多了。

雾也越来越浓,不知道这

山还有多高,这路还有多远,经过一段享受后,便到达一处据说是野山特色的营地,因天气已晚,就地扎营。架好帐篷,天气已十步不见人影,伸手不见五指。雨还在继续下着,我们只好做饭,手忙脚乱地解决了肚子问题,衣服里外已湿透,风一吹,好冷。大家期待已久在山顶的唐贵妃出生地,听导游讲与杨



夕阳夕下,红彤彤的太阳高高地悬在山巅,就像挂着的大红灯笼似的,显得十分耀眼,但并不刺眼。瞬间,大地像被涂上了一层迷人的色彩,恰似大型文艺晚会即将谢幕时的景象,仿佛连坚硬冰冷的道路也变得柔软起来。毕竟季节的脚步已迈入了春天,照得人暖洋洋的。吃过晚饭,我们便驱车从西安出发,穿越气势磅礴的大秦岭,沿西汉高速公路赶往汉中老家。

万物皆有灵。路旁亭亭玉立的树木不知是受和煦春风的召唤,还是被天南海北的宾朋感动,远远就向我们挥手致意,不知是欢迎或是欢送,但分明让人觉得,那种热情着实让人感动。左侧绿色的隔离带宛如一条巨龙,与我们逆向而行,拖着长长的尾巴风驰电掣地狂奔。晚霞洒在上面,更像一条游动的变色龙,把道路衬托得更加宽敞明亮。要不是赶路,真不忍心碾过洒在车前的霞光。我隐隐约约感到,这不是在旅行吗?

尽管我们精神抖擞,但转了一天的太阳却已疲惫不堪,它露出最后一丝美丽的笑容,终于到它该去的地方歇息了。车仍在不紧不慢中行进。远山的轮廓在不知不觉中闪现,而且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此时的青藏高原还是天寒地冻,草木未萌,而眼前的秦岭却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万物复苏,草木发芽,早已不见残雪的踪迹。山脚下成排的树木就像大海拥起的层层波浪,一浪高过一浪,尽

穿越秦岭

文/王印明



情地把大山渲染。很明显,这是“天保”工程的必然产物,也彰显了劳动人民的丰硕成果。

我常常写字,讴歌赞美祖国的大好河山气象万千。然而,当高大雄伟气势恢弘的秦岭巨人们般横卧在面前,不由使我激动不已感慨万千。秦岭就像母亲般张开双臂,把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搂进怀里,孕育和呵护着成长,使人真正领悟到了她博大宽厚和无私的情怀。我们远离了城市的喧嚣,远离了红灯绿酒霓虹闪烁,摒弃了争名夺利私心杂念,就像删除了许多病毒,释放出了更大的生活空间,胸中顿感宽广无比心旷神怡。这不正是人类所希望的吗?

秦岭巍峨屹立在祖国的辽阔大地,构成了南北气候的分水岭。宛如忠诚的哨兵一样,始终守护着自己的家园,使关陕南北始终保持“本色”,也给我们留

松柏、国槐等灌木满目翠绿,郁郁葱葱;野菊花、地蕾红等花卉镶嵌其中,五彩斑斓,香气四溢。行走在槐海,如在梦幻中。槐海中的溪水清澈而泛着翠绿,如琼浆玉液,那溪边的石头洁白而显灰白,看起来比放生湖里的水和石漂亮多了。

夕阳还在缓缓西垂,天空一片湛蓝,我们沿着山路盘旋不

久,陆陆续续出现了原始森林。这里已谈不上是真正的原始森林区,但残留在公路两旁的参天古树,依然很多,不知为什么,每当我看到这一棵棵历经岁月洗礼的古树,就会从心底涌出一种崇敬的心情,我总觉得每一棵古树都有它自己独特的风姿,无可代替。这样的古树,我百看不厌。

下了“汉中人想家”的千年古话。或许,这就是我们急着赶回老家的事实理由吧!

当新闻联播开始的时候,我们已与秦岭真正地近距离接触了。但夜色就像故意撩人似的,铺天盖地洒下了一层薄薄的网,有意无意遮挡住她丰满而裸露的身姿。于是,我极力在记忆的宝库中搜寻,想用恰如其分的语言来描绘眼前的一切,但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词汇。同行者见我沉思良久,像提醒我似的说,又开始打腹稿了吧?我如梦初醒,只是淡然一笑。

举目遥望,远山如黛,近树如画,在微弱的光线作用下,山的中间就像盛着一个巨型的漏斗,又像是一道道的航标。我们沿着这个“漏斗”的底部行走,仿佛是在驶向人生的金光大道。我知道,这是秦岭的设计,为的是不让我们迷茫,不让我们抛锚。

汽车的尾灯已经打开,就像串起来的红灯笼,把我们引入了隧道,仿佛进入了金碧辉煌的宫殿,欣赏着秦岭腹地的神奇和美妙。

大山好像在一次又一次地复制,就像我们出了隧道,又进入了下一个隧道。我们在光与影的陪伴下行进,谈论着昔日蜀道难的故事,赞叹着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然而,又有谁知道,秦岭为人类的发展,无私奉献了主动让道,才使我们有了今天的穿越,这不正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本能所在吗?

笔直的游道修到放生湖便无路了,这放生湖是此山溪中的一个深潭,山上的水沿石壁并流,行走在此,如在梦幻中。槐海中的溪水清澈而泛着翠绿,如琼浆玉液,那溪边的石头洁白而显灰白,看起来比放生湖里的水和石漂亮多了。

雾也越来越浓,不知道这

山还有多高,这路还有多远,经过一段享受后,便到达一处据说是野山特色的营地,因天气已晚,就地扎营。架好帐篷,天气已十步不见人影,伸手不见五指。雨还在继续下着,我们只好做饭,手忙脚乱地解决了肚子问题,衣服里外已湿透,风一吹,好冷。大家期待已久在山顶的唐贵妃出生地,听导游讲与杨

一个人的野河

文/任红莉

院、山里人家土窑洞依稀可见,小桥流水人家,好一幅幽美山水画卷。一路赏景,不知不觉到了大古村,庙里有建于隋唐时的法门寺寺院九眼泉寺和法门寺众僧圆寂塔院,与法门寺融为一体,相得益彰。

顺着村寨,爬上了野河山最高点,凭栏远眺,美丽的扶风尽收眼底,林立的高楼、车水马龙

书法

周折

